

## 美國西語裔人士文化融入的經驗分析

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

西班牙語是我家庭和文化的語言，不知道它很痛苦。在一群我在文化上認同的人群中，卻無法與那些期望我說西班牙文的人說西班牙文。

在 1997 年熱門的賽琳娜·金塔尼拉·佩雷斯 (Selena Quintanilla Pérez) 傳記片中，有兩個場景讓我印象深刻：當她擔心她在墨西哥演出時，因為她不會說西班牙文，以及當她的父親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覺得有風險。他說，在那裡你必須完美地說話，否則媒體會吃掉你，把你活活吐出來。我們必須向墨西哥人證明我們是多麼的墨西哥人，我們必須向美國人證明我們是多麼的美國人。我們必須比墨西哥人更墨西哥，比美國人更美國，同時兩者兼而有之。這太累了。我的名字是喬丹·門多薩 (Jordan Mendoza)，《今日美國》的一名熱門新聞記者，也是為數不多的幾乎完全的西班牙裔人之一，他們不知道如何說西班牙文。我通常喜歡報導現場活動，但這是我感到緊張的第一次。這是墨西哥國家足球隊的新聞發佈會，球員和經理會說西班牙文。幸運的是，媒體提供了英語翻譯，一些球員甚至用英語回答，但我感到尷尬。我覺得自己像個騙子——在一個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的地方。

### 感覺像個局外人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開始意識到我錯過了。我無法參與對話，我無法理解墨西哥的流行文化和每個人都覺得有趣的笑話，讓我感到困惑。我避免了所有可能用西班牙文進行的對話，因為我想避免看起來像個傻瓜。這是困擾我一生大半的事情。我一直都知道，由於我的背景，我不會完全被美國文化所接受，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和我背景相同的人的局外人，因為我不會說西班牙文。我甚至在高中時都學了西班牙文，希望能變得更好，但我仍然在掙扎。我現在害怕學習西班牙文，因為我認為這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，因為我聽起來不像學習西班牙語長大的人那樣自然。但是，我知道我並不孤單。

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的一項分析發現，97% 的拉丁裔移民父母

用西班牙文與孩子交談，但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拉丁裔父母中，這一比例降至 71%。我的祖母出生在墨西哥，教我爸爸和他的四個兄弟姐妹西班牙文，但我爸爸沒有教我。我媽媽從來沒有被她的祖父母教過西班牙文。我經歷最多的情況是我的祖母對我說了一些西班牙文，而我用英語回應。這是一件很難弄清楚的事情；當我甚至不會說我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的語言時，我怎麼能說我是墨西哥人，並為此感到自豪呢？

### 以傳統、文化為榮

我父親沒有教過他的三個兒子中的任何一個西班牙文，但他仍然灌輸我們應該為我們的墨西哥傳統感到自豪，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家庭根源。儘管我仍然在與我的冒名頂替綜合症作鬥爭，但我盡量不讓我的語言缺陷定義我是誰。

我仍然遵守墨西哥的節日，我強調要把我的西班牙裔文化包括在《今日美國》的報導中，從獨立到諾切布埃納。眾所周知，西班牙裔家庭規模龐大，我一定要參與其中，盡可能多地瞭解我的家人。如果有什麼東西，或者有人把我們的文化帶到主流媒體上，你最好相信我不會對此閉嘴。

雖然我盡量不讓這定義我是誰，但我對我的社區的要求是，對像我這樣的人更加同情。我數不清有多少次因為說「沒有西班牙人」或用英語回應而受到其他人的負面反應。可悲的是，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，有貶義詞。

我知道我不像墨西哥人或西班牙裔那樣，我正在努力教自己接受它；我在語言上缺乏的東西，我在驕傲和知識中彌補。當然，我父親沒有教我西班牙文，但他教給我的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為我的遺產感到自豪，永遠不要忘記我的根。這永遠不會容易接受，但我很幸運能成為墨西哥裔美國人，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，讓我與大家分享，我鼓勵大家沉浸在其中。我為我的背景感到自豪，為我的文化感到自豪，並為我能夠在今日美國展示它感到自豪，因為我繼續加深瞭解自己，同時慶祝西班牙裔傳統月的所有出色工作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李存御主事編譯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usatoday.com/story/news/2022/09/22/hispanic-dont-speak-spanish/8066383001/>

